

益蜀入

部都
蜀

談雜

資抄記



編纂人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入

蜀

記

陸
游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寶顏堂秘笈及知不
足齋叢書皆收有此
書知不足齋本最佳
故據以排印

入蜀記卷第一

宋 山陰陸 游務觀撰

乾道五年十二月六日得報差通判夔州方久病未堪遠役謀以夏初離鄉里

六年閏五月十八日晚行夜至法雲寺兄弟餞別五鼓始決去

十九日黎明至柯橋館見送客已時至錢清食亭中涼爽如秋與諸子及送客步過浮橋橋堅好非昔比亭亦華潔皆史丞相所建也中後至蕭山縣憩步筆驛驛在覺苑寺旁世傳寺乃江文通舊居也有大碑葉道卿文寺額及佛殿榜皆沈容達所書有碑亦容達書尤精古又有毗陵人戚舜臣所畫水蓋佛後座大壁也卒然見之覺躊躇洵湧可駭前輩或謂之死水過矣縣丞權縣事紀旬尉曾槃來曾原伯逢招飲於其子槃廨中二鼓歸原伯復來共坐驛門月如畫極涼四鼓解舟行至西興鎮

二十日黎明渡江江平無波少休仙林寺寺僧爲開館設湯飲遂賃小舟出北關登漕司所假舟於紅亭稅務之西夜無蚊

二十一日省三兄

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皆留兄家

二十五日晚葉夢錫侍郎衡招飲案間設礬山數盆望之如雪

二十六日晚。謁國器司葉。昨招飲。同集仲高兄詹道子大著元宗。張叔潛編修淵。坐中。國器云。頃在廣東作漕。有提舉茶鹽石端義者。性殘忍。每捕官吏繫獄。輒以石鹽木枷枷之。蓋木之至堅重者。每曰。木名石鹽。天生此爲我用也。其後石坐罪。竟荷校云。

二十七日。

二十八日。同仲高出闌門。買小舟泛西湖。至長橋寺。予不至。臨安八年矣。湖上園苑竹樹皆老蒼。高柳造天。僧寺益葺。而舊交多已散去。或貴不復相通。爲之絕歎。

二十九日。沈持要檢正樞招飲。邂逅趙德莊少卿彥端。晚出湧金門。並湖繞城。至舟中。

三十日。

六月一日早。移舟出閘。幾盡一日。始能出三閘。船舫櫛比。熱甚。午後小雨。熱不解。泊糴場前。

二日。謁中解舟。鄉僕來言。鄉中閔雨。村落家家車水。比連三年頗稔。今春父老言。占歲可憂。不知終何如也。過赤岸班荆館。小休前亭。班荆者。北使宿頓及賜燕之地。距臨安三十六里。晚急雨。頗涼。宿臨平。臨平者。太師蔡京葬其父準於此。以錢塘江爲水。會稽山爲案。山形如駱駝。葬於駝之耳。而築塔於駝之峯。蓋葬師云。駝負重則行遠也。然東坡先生樂府固已云。誰似臨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來送客行。則臨平有塔亦久矣。當是蔡氏葬後增築或遷之耳。京貴太子少保制云。託祝聖而飾臨平之山是也。夜半解舟。三日黎明。至長河堰。亦小市也。魚蟹甚富。午後至秀州崇德縣。縣令右從政郎吳道夫。丞右承直郎李植。

監秀州都稅務右從政郎章湜來。舊聞戴子微云。崇德有市人吳隱。忽棄家寓旅邸。終日默坐一室。室中惟一臥榻。客至共坐榻上。或載酒過之。亦不拒。清談竟日。隱初不學問。至是問與人言易數。皆造精微。亦能先知人吉凶壽夭。見者莫能測也。因見吳令問之。云皆信然。今徙居村落間矣。是晚行十八里宿石門。火雲如山。明日之熱可知也。

四日熱甚。午後始稍有風。晚泊本覺寺前。寺故神霄宮也。廢於兵火。建炎後再修。今猶甚草創。寺西廡有蓮池十餘畝。飛橋小亭。頗華潔。池中龜無數。聞人聲皆集。駢首仰視。兒曹驚之不去。亭中有小碑。乃郭功甫元祐中所作醉翁操。後自跋云。見子瞻所作未工。故賦之。亦可異也。

五日早抵秀州。見通判權郡事右通直郎朱自求。員外通判右承事郎直祕閣趙師夔。方務德侍郎滋。務德留飯。飯罷還舟。小憩極熱。謁樊自強主管。樊自牧教授。廣印皆茂實吏部子。聞人伯卿教授。阜民茂德副定子。二樊居城外。居第頗壯。茂實晚歲所築。尚未成也。隔水有小園。竹樹脩茂。荷池渺瀰。可喜。池上有堂曰讀書堂。遊寶

華尼寺。拜宣公祠堂。有碑數壞。磨滅之餘。時時可讀。蘇州刺史于頔書。大略言祕書監陸公齊望始作尼寺於此。其後灞滄澧兄弟又新之。後又有賢妹字意者。陸氏嘗有女子爲尼云。然不言宣公。所以有祠者。家語灞滄此語誤。諱灞者則宣公之父也。老尼妙濟。大師法淳。及其弟子居白留啜茶。且言方新祠堂也。移舟北門宣化亭。晚復過務德飯。

六日右奉議郎新通判荆南呂援來。援字彥能。進士聞人綱來。綱字伯紀。方務德館客。自言識毛德昭。德

昭名文。衢州江山縣人。居於秀。予兒時從之甚久。德昭極苦學。中年不幸病盲而卒。無子。綱言其盲後。猶終日危坐。默誦六經。至數千言不已。可哀也。赴郡集於倅廨中。坐花月亭。有小碑。乃張先子野雲破月來花弄影樂章。云得句於此亭也。晚赴方夷吾導之集於陳大光縣丞家。二樊呂倅皆在。大光字子充。瑩中諫議孫。居第潔雅。末利花盛開。

七日早。徧辭諸人。赴方務德素飯。晚移舟出城。泊禾興館前。館亦頗閎壯。終日大雨不止。招姜醫視家人及絢。

八日雨霽。極涼如深秋。遇順風。舟人始張帆。過合路。居人繁夥。賣鮓者尤衆。道旁多軍中牧馬。蓮河水泛溢。高於近村地。至數尺。兩岸皆車出積水。婦人兒童謁作。亦或用牛。婦人足踏水車。手猶續麻。不置。過平望。遇大雨暴風。舟中盡溼。少頃。霽止。宿八測。開行。舟有覆溺者。小舟叩舷賣魚。頗賤。蚊如蠶蠹。可畏。

九日晴。而風。舟人懲昨夕狼狽。不敢解舟。日高方行。自至崇德。行大澤中。至此始望見震澤遠山。午間。至吳江縣。渡松江。風極靜。耀菴竹樹益茂。而主人死矣。知縣右承議郎管銑。尉右迪功郎周邠來縣治。有石刻曾文清公漁具圖詩。前知縣事柳檀所刻也。漁具比松陵倡和集所載。又增十事云。託周尉招醫鄭端誠。爲統絢膠脈。皆病異也。市中賣魚鮓。頗珍。晚解舟中流。回望長橋層塔。煙波渺然。真若圖畫。宿尹橋。登橋觀月。

十日至平江。以疾不入。沿城過盤門。望武邱樓塔。正如吾鄉寶林。爲之慨然。宿楓橋寺前。唐人所謂半夜

鐘聲到客船者。

十一日五更發楓橋。曉過許墅。居人極多。至望亭小憩。自是夾河皆長岡高壘。多陸種菽粟。或灌木叢篠。氣象窘隘。非楓橋以東比也。近無錫縣。始稍平曠。夜泊縣驛。近邑有錫山。出錫。漢末識記云。有錫天下兵。無錫天下清。有錫天下爭。無錫天下寧。至今錫見輒拚之。莫敢取者。

十二日早。謁喻子材郎中。子材來謝。以兩夫荷轎。不持胡牀。手自授謁云。知縣右奉議郎吳澧來。晚行。夜四鼓。至常州城外。

十三日早。入常州。泊荆谿館。夜月如晝。與家人步月驛外。綯始小愈。

十四日早。見知州右朝奉大夫李安國。通判右朝奉郎蔣誼。員外倅左朝散郎張堅。堅。文定公綱之子。教授左文林郎陳伯達。員外教授左從政郎沈瀛。司戶右從政郎許伯虎來。伯達字兼善。瀛字子壽。皆未識。子壽仍出近文一卷。伯虎字子威。余兒時筆硯之舊也。至東嶽廟觀古棺。數百年物也。又小憩崇勝寺。納涼。遂解舟。甲夜過犇牛岡。宋明帝遣沈懷明擊孔覲。至犇牛築壘。卽此也。開水湍激。有聲甚壯。遂抵呂城岡。自宋祖以來。天下置堰軍止四處。而呂城及京口二岡在焉。

十五日早。過呂城岡。始見獨轅小車。過陵口。見大石獸。偃仆道旁。已殘缺。蓋南朝陵墓。齊明帝時。王敬則反。至陵口慟哭而過是也。余頃嘗至宋文帝陵。道路猶極廣。石柱承露盤及麒麟辟邪之類。皆在。柱上刻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字。又至梁文帝陵。文帝。武帝父也。亦有二辟邪尙存。其一爲藤臺所纏。若繫縛者。

然陵已不可識矣。其旁有皇業寺。蓋史所謂皇基寺也。疑避唐諱所改。二陵皆在丹陽。距縣三十餘里。郡士蔣元龍子雲謂予曰。毛達可作守時。有賣黃金石榴來禽者。疑其盜捕得之。果發梁陵所得。夜抵丹陽。古所謂曲阿。或曰雲陽。謝康樂詩云。朝日發雲陽。落日到朱方。蓋謂此也。

十六日早發雲陽。汲玉乳井水。井在道旁。觀音寺。名列水品。色類牛乳。甘冷熨齒。井額陳文忠公所作。堆玉八分也。寺前又有練光亭。下闕練湖。亦佳境。距官道甚近。然過客罕至。是日見夜合花方開。故山開過。已月餘。氣候不齊如此。過來岡有二石人。植立岡上。俗謂之石翁石媼。其實亦古陵墓前物。自京口抵錢塘。梁陳以前不通漕。至隋煬帝始鑿渠八百里。皆闊十丈。夾岡如連山。蓋當時所積之土。朝廷所以能駐蹕錢塘。以有此渠耳。汴與此渠。皆假手隋氏。而爲吾宋之利。豈亦有數邪。過新豐。小憩。李太白詩云。南國新豐酒。東山小妓歌。又唐人詩云。再入新豐市。猶聞舊酒香。皆謂此。非長安之新豐也。然長安之新豐。亦有名酒。見王摩詰詩。至今居民市肆頗盛。夜抵鎮江城外。是日立秋。

十七日。平旦入鎮江。泊船西驛。見知府右朝散郎直祕閣蔡洸子平。都統慶遠軍節度使成閔。通判右朝奉大夫章汶。右朝奉郎陶之真。府學教授左文林郎熊兄。總領司幹辦公事右承奉郎史彌正。端叔。

十八日。右奉議郎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葛郇。觀察推官石文林郎徐務滋。司戶參軍左迪功郎楊沖。焦山長老定園甘露長老化昭來。

十九日。金山長老寶印來。字坦叔。嘉州人。言自峽州以西。灘不可勝計。白傅詩所謂白狗到黃牛。灘如竹

節稠是也。赴蔡守飯於丹陽樓。熱特甚。堆冰滿坐。了無涼意。蔡自點茶。頗工。而茶殊下。同坐熊教授。建寧人。云建茶舊雜以米粉。復更以薯蕷。兩年來。又更以楮芽。與茶味頗相入。且多乳。惟過梅則無復氣味矣。非精識者。未易察也。申後。移舟出三閘。至潮閘而止。

二十日。遷入嘉州王知義船。微雨。極涼。

二十一日。

二十二日。郡集衛公堂後圃。比舊唯增染香亭。飲半。登壽邱。普照寺終宴。壽邱者。宋高祖宅。有故井。尚存。寺本名延慶。隆興中。復泗州。有普照寺。僧奉僧伽像來歸。寓焉。因賜名普照寺。僑置僧伽道場。東望京山。連亘抱合。勢如繚牆。官寺樓觀如畫。西闕大江。氣象極雄偉也。

二十三日。至甘露寺。飯僧。甘露蓋北固山也。有狠石。世傳以爲漢昭烈吳大帝嘗據此石。共謀曹氏。石亡已久。寺僧輒取一石充數。遊客摩挲太息。僧及童子輩往往竊笑也。拜李文饒祠。登多景樓。樓亦非故趾。主僧化昭所築。下臨大江。淮南草木可數。登覽之勝。實過於舊。邂逅左迪功郎新太平州教授徐容。容字子公。泉州人。此山多峭崖如削。然皆土也。國史以爲石壁峭絕。誤矣。

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早。以一甌壺酒。謁英靈助順王祠。所謂下元水府也。祠屬金山寺。寺常以二僧守之。無他祝史。然榜云。賽祭豬頭。例歸本廟。觀者無不笑。初。紹興末。元顏亮入寇。樞密葉公善官。督視大軍。守江。勝於水。

府祠請事平奏加帝號。既而不果。隆興中。虜再入。有近臣申言之。議者謂四瀆止封王。水府不應在四瀆上。乃但加美稱而已。廟中遇武人王秀。自言博州人。年五十一。元顏亮寇邊時。自河朔從義軍。攻下大名。以待王師。既歸朝。不見錄。且自言孤遠。無路自通。歎歎不已。是晚欲出江。舟人辭以潮不應。遂宿江口。二十六日五鼓發船。是日舟人始伐鼓。遂遊金山。登玉鑑堂。妙高臺。皆窮極壯麗。非昔比。玉鑑蓋取蘇儀甫詩云。僧於玉鑑光中坐。客蹋金鑑背上行。儀甫果終於翰苑。當時以爲詩譏新作寺門。亦甚雄。翟者年伯壽篆額。然門乃不可泊舟。凡至寺中者。皆由雄跨閣。長老寶印言。舊額仁宗皇帝御飛白。張之。則風波洶湧。蛟鼉出沒。遂藏之寺閣。今不復存矣。印住山近十年。興造皆其力。寺有兩塔。本曾子宣丞相用西府俸所建。以薦其先者。政和中。寺爲神霄宮。道士乃去塔上相輪而屋之。謂之鬱羅霄臺。至是五十餘年。印始復爲塔。且增飾之。工尙未畢。山絕頂有吞海亭。取氣吞巨海之意。登望尤勝。每北使來聘。例延至此亭烹茶。金山與焦山相望。皆名藍。每爭雄長。焦山舊有吸江亭。最爲佳處。故此名吞海以勝之。可笑也。夜風水薄船。鞦韆有聲。

二十七日留金山。極涼冷。印老言蜀中梁山軍鷺鷥爲天下第一。

二十八日夙興。觀日出江中。天水皆赤。眞偉觀也。因登雄跨閣。觀二島。左曰鵝山。舊傳有棲鵝。今無有。右曰雲根島。皆特起不附山。俗謂之郭璞墓。奉使金國起居郎范至能至山。遣人相招食於玉鑑堂。至能名成大。聖政所同官。相別八年。今借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侍讀。爲金國所請使。云午間過瓜洲。江平。

如鏡。舟中望金山。樓觀重複。尤爲鉅麗。中流風雷大作。電影騰掣。正在江面去舟財丈餘。急繫纜。俄而開霧。遂至瓜洲。自到京口。無蚊。是夜蚊多。始復設幃。

二十九日。泊瓜洲。天氣澄爽。南望京口。月觀甘露寺水府廟。皆至近。金山尤近。可辨人眉目也。然江不可橫絕。放舟稍西。乃能達。故渡者皆遲回久之。舟人以帆弊。往姑蘇買帆。是日方至。檣高五丈六尺。帆二十六幅。兩日間。聞往來渡者。無慮千人。大抵多軍人也。夜觀金山塔燈。

三十日。

入蜀記卷第二

七月一日。黎明。離瓜洲。便風挂帆。晚至眞州。泊鑒遠亭。州本唐揚州揚子縣之白沙鎮。楊溥有淮南。徐溫自金陵來。親溥於白沙。因改曰迎鑾鎮。或謂周世宗征淮時。諸將嘗於此迎謁。非也。國朝乾德中。升爲建安軍。祥符中。建玉清昭應宮。卽軍之西北小山。置治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四聖像。旣成。遣丁謂。李宗諤爲迎奉使副。至京。車駕出迎。肆赦。建軍曰眞州。而於故治築儀眞觀。政和中。修九域圖志。又名曰儀眞郡。舊以水陸之衝。爲發運使治所。今廢。

二日。見知州右朝奉郎王察。市邑官寺。比數年前頗盛。攜統遊東園。園在東門外里餘。自建炎兵火後。廢壞滌地。漕司租與民。歲入錢數千。昔之閎壯巨麗。復爲荆棘荒墟之地者四十餘年。乃更葺爲園。以記考之。惟清醴堂。拂雲亭。澄虛閣。麤復其舊。與右之清池。北之高臺尙存。若所謂流水橫其前者。湮塞僅如一帶。而百畝之園。廢爲蔬畦者。尙過半也。可爲太息。登臺。望下蜀諸山。平遠可愛。裴回久之。過報恩光孝寺。少留。辛巳之變。儀眞焚蕩無餘。而此寺獨存。堂中僧百人。長老妙湍。常州人。

三日。右廵功郎監稅務聞人堯民來。堯民。茂德刪定之兄子。以恩科入官。北山水慶長老蘊常來郡。集於平易堂。徧遊澄瀾閣。快哉亭。遂至壯觀。以歸。壯觀舊有米元章所作賦石刻。今亡矣。初問王守儀眞觀去城遠近。云在城南里許。方怪與國史異。旣歸。亟往遊。則信城南也。有老道士出迎。年七十餘。自言廬州人。

能述儀真本末云。舊觀實在城西北數里小土山之麓。祥符所鑄。乃金銅像。并座高三丈。以黃麾全仗道門幢節迎赴京師。皆與國史合。故當時樂章曰。范金肖像申嚴奉。宮館狀羣飛。萬靈拱衛瑞烟披。堤柳映黃麾。道士又言。賜號瑞應福地。則史所不載也。今所謂儀真觀者。昔黃冠入城休憩道院耳。晚大風。舟人增纜。

四日。風便解纜。挂帆發真州。岸下舟相先後發者甚衆。烟帆映山。縹緲如畫。有頃。風愈厲。舟行甚疾。過瓜步山。山蜿蜒蟠伏臨江。起小峯。頗巉峻。絕頂有元魏太武廟。廟前大木可三百年。一井已涸。傳以爲太武所鑿。不可知也。太武以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南侵至瓜步。建康戒嚴。太武鑿瓜步山爲蟠道。於其上設甍廡。大會羣臣。疑卽此地。王文公詩所謂叢祠瓜步認前朝是也。梅聖俞題廟云。魏武敗忘歸。孤軍駐山頂。按太武初未嘗敗。聖俞誤以佛狸爲曹瞞耳。山出瑪瑙石。多虎豹害人。往時大將劉寶。每募人捕虎於此。周世宗伐南唐。齊王景達自瓜步渡江。距六合二十里設柵。亦此地也。入夾行數里。沿岸園囿衍沃。廬舍竹樹極盛。大抵多長蘆寺莊。出夾望長蘆。樓塔重複。自江淮兵火。官寺民廬。莫不殘壞。獨此寺之盛。不減承平。至今日常數百衆。江面渺瀰無際。殊可畏。李太白詩云。維舟至長蘆。目送烟雲高是也。晚泊竹篠港。有居民二十餘家。距金陵三十里。

五日。大風將曉。浣袂衾裯。晨起淒然如暮秋。過龍灣。浪湧如山。望石頭山不甚高。無峭立江中。繚繞如垣牆。凡舟皆由此下。至建康。故江左有變。必先固守石頭。真控扼要地也。自新河入龍光門。城上舊有賞心亭。

白鷺亭在門右近又創二水亭在門左誠爲壯觀然賞心爲二亭所蔽頗失往日登望之勝泊秦淮亭說者以爲鍾阜艮山得庚水爲宗廟水秦鑿淮本欲破金陵王氣然庚水反爲吉天下事信非人力所能勝也見守右朝請大夫祕閣修撰唐瑑通判右朝散郎潘恕建康行宮在天津橋北橋琢白石爲之頗精緻意其南唐之舊也晚小雨右文林郎監大軍倉王烜來王言京口人用七月六日爲七夕蓋南唐重七夕而常以帝子鎮京口六日輒先乞巧翌旦馳入建康赴內燕故至今爲俗云然太宗皇帝時嘗下詔禁以六日爲七夕則是北俗亦如此此說恐不然

六日見左朝散大夫太府少卿總領兩淮財賦沈夏武泰軍節度使建康諸軍都統郭振右宣教郎知江寧縣何作善右文林郎觀察推官褚意來作善字百祥意字誠叔晚見秦伯和侍郎伯和名墳故相益公棣之孫延坐書堂棟宇閎麗前臨大池池外卽御書閣蓋賜第也家人病創託何令招醫劉仲寶視脈七日早遊天慶觀在冶城山之麓地理家以爲此山脈絡自蔣山來不可知也吳晉間城壘大抵多因山爲之觀西有忠烈廟卽壺廟也以嵇紹及壺二子陽盱配食紹死於惠帝時在壺前且非江左事而以配壺非也廟後叢木甚茂傳以爲壺墓墓東北又有亭頗疎豁曰忠孝亭亭本南唐忠貞亭後避諱改焉忠貞壺謚今日忠孝則并以其二子死父難也雲堂道士陳德新字可久姑蘇人頗開敏相從登覽久之遂出西門遊清涼廣慧寺寺距城里餘據石頭城下臨大江南直牛頭山氣象甚雄然壞於兵火舊有德慶堂在法堂前堂榜乃南唐後主撮襟書石刻尙存而堂徙於西偏矣又有祭悟空禪師文曰保大九年歲